

46515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目錄

翰林院一

學士

宋 濂

劉三五

潘廷堅 子黼附

王 景

沈 度

藺從善

黃 諫

孫 賢

豐 熙

太常卿兼講讀學士

劉 儼

吳 節

林文

王獻

郭維藩

侍講學士

朱升

方孝孺

武周文

曾鶴齡

侍讀學士

張以寧

王達

徐穆

姚涑

弘文館學士

羅復仁

侍講

宋全

王進

劉球

彭教

侍讀

唐愚士

陳振

尹鳳岐

待制

王禕

黃哲

起居注

范常

應奉

唐肅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兼太子贊善太夫致仕潛溪先生宋公濂

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爲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伍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爲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

漢先生稱之先生在姪七月卽生爲嬰兒時苦多病
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庇得免
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
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
成誦九歲爲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
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爲
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背先生以一月爲答初
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卽記五百言先生以指
爪逐行按之按畢輒背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
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爾乃

有神
文稱

携入府城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
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卽并列
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卽知爲魯公幾年
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
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
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
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
舉子業不足恩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
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間奧自是先
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

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膺仕者當是時會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

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卽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

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閔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記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金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已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先生旣聞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

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梁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

鼎金陵遣使者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

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八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

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 上
深嘉歎之壬寅八月 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
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
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
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懇朕素知之故有
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汪先生侍 上左右知無
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 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
黃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
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
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

所先耳嘗侍

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

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

補於國耶

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

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 上顧

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

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

三月先生以疾告 詔還家燮治仍賜金帛 皇太

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 恩復奉書 皇

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修進

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召 太子語以

議功
臣封

元
史

書意且 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
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為疏通
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
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 上每與羣臣言先生
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
憂及服除洪武二年 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時編摩
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壹仰於先生先生通練
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歛手承命而已
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

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且先生歷據漢唐以
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
理而已時甘露屢降 上問灾祥之故先生對曰受
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不
書祥而紀異為是故也 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
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體親親之義生
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
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
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
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

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既追封外

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

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

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

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

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

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 國子司業 國子

多大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

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

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 上欲試先

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 召爲

禮部主事十二月擢 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

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 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

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

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

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

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

賜先是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 上讀

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

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

禮大 學衍 義兩 廡之 歷

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
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 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
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
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
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謂先生曰
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
先生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
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敢正
謂此爾願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御齋室
先生侍坐 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修短廣狹先生

代歷

數封

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
後世莫及 上從容謂曰 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
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
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
部侍郎母陳氏贈淑人先生奉 詔搜萃歷代姦臣
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 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

辨姦錄

上作祖訓錄至是成 命先生作序論以大意先生
歷言帝王之道及 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
於後人 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 上至後苑

獻徵錄

卷之二十

曼山館

說獲
言稼
難

觀穫

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

食為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

盛德也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

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

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繼教化者乎八月奉

旨纂

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為寶訓五卷先

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

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

國凡

上有所往

使靡晝靡夜躬閱載冊書於牘進之或覆視於冊一

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

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

及勲臣名卿焯德輝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

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

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

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

其可欺耶

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誰饌為何

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

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

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

上久而益信其誠

欲俾叅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

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

詩戒
禽荒

不言
禁內
事

醉學
此歌

賜
湯

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
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為誰先生
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
毀短或命賦詩為文必寓忠告嘗奉 制詠鷹令七

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上忻然曰卿可為
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畱
藁署温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
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盃勺舉觴即辭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
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

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先

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

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
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 上以先生久典制作

宣勞為多特拜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

誥兼修 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

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
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

詔至是年某月 詔徵先生冢子瓚之子慎為殿

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璲除中書舍人 上

三世
內官
賜良
馬作
歌

時休暇輒命題試璩與慎而戒飭之 上笑語先生
曰朕為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 上命璩慎
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異事復
以先生艱於行步特 詔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馬歌復 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
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
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 上以先生
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 詔乃加贈
先生之父侍郎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為淑
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

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 誥辭皆 上所
親製天下榮之 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
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為上知人之明云先生
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
宰相侍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
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
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
謗罪當誅 上笞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
應詔上疏其職耳烏可深罪乎 上默然已而 上
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 怒時若等不

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
幾不誤罪言者耶 上嘗延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
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
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誦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
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
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
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三
襲 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
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 上曰
歲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

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
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卽拜 表遣慎誦

闕稱謝仍上箋 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
賜 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勲業旣著文章

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
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
上佇想已久廷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
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 上降勅符遣儀曹奉
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上遊歷觀闕盤
旋禁籞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

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
 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
 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
 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
 不得先覩先生留 朝七旬餘 上重先生還而難
 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
 道所經行皆 上為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
 及先生既行數日 上問璲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璲
 以安對未幾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
 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

文集
 傳曰
 本高
 麗安
 南

謝曰非 陛下畱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
 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為詩歌以紀之
 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
 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
 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
 高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矧
 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誦膝而
 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
 向朝廷有大議閭閻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
 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

曰古人之為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
 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
 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
 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真
 無鈎距縱為所紿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
 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為
 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
 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
 請文以百金為獻先生卻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
 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 國體

不受
 日本
 請文
 金

也 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即欣
 然為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為多接引後
 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
 小善必眾譽之色温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
 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
 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為法初奉 勅教文華生數十
 輩至是出叅大政為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
 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為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
 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
 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為先生大人長者

及先生之歸 上面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
內誠外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
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先
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爲奇言異行以求過於人
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
一家物哉吾何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
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
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
市姻媿有以郡縣事爲托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
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

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
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爲先生不飲
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
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
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
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
辟 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
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歿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
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
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葉以

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爲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璲有文行精篆隸真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慎愷恂懌愠嗚呼楷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卽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於茲有年矣第懼才質凡庸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以顯著於當世其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爰敢

哀取翰林待制王公禕先伯父太常博士諱濤舊著小傳及同門友人所作歷官紀合爲行狀一通俟當代立言君子著爲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採擇焉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宋太史傳

王禕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正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者復遷金

此書
論
先
文
學

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爲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
爲峻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
者多矣景濂在姪僅七月爲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
能讀古文書過其日輒成誦爲詩歌有奇語操筆立
就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長者
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爾
乃携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詩書春秋
通焉爲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
子業不足爲景濂蓋爲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
吳萊先生博極經史善爲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其

蘊奧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爲文初若不
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闕其際源源乎不知
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
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潛皆大儒天
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
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
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
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
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
人矣景濂所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

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
爲之序曰柳公之文麗鬱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
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
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
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
淵源乎蓋以景濂爲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
承旨廬陵歐陽公玄於二公爲行輩嘗評景濂文氣
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
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鹵
周彝龍紋滂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

景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
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既卽世而
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正中大臣薦
擢徵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
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
不冝就會世亂益韜闕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
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疑道記又著孝經新
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於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
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已任婺實
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

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景濂旣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爲經論絕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辨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飯梁肉而茹茗茶飲茗汁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

不能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疎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幘或攜友生徜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爲變眩捍闔謾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爲人所賣不復恤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爲文別有蘿山吟藁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禕曰世稱太

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過
梁楚足迹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
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
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爲先後
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之稱遷者不足信耶
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
六經異傳整齊百家禠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
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
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
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爲異耶

翰林學士劉三吾傳

劉三吾名昆孫三吾其字也別號坦齋以字行系出
宋楚國公之裔世爲茶陵人大父平埜父芄翁皆宿
學兄長吾以上舍教宜庠存吾登庚午進士令臨武
元未俱歿節三吾美鬚髯有雲鵬海鶴之姿性資警
絕文藻天縱方其未遇也以志節自厲陶寫性情自
娛著表忠發微正氣諸書知非化鶴諸集流寓嶺南
十有四年始以鄉貢辟爲廣右掾當壬辰癸巳流離
饑饉之歲與芄翁父子兄弟自相師友雖在擾攘不
廢文墨及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召名儒三

吾幡然應聘而起日與宋濂詹同孫蕡輩侍 上左

右眷顧特隆 朝廷設科取士三場四書經義論詔

誥表判策三吾多所刊定因著學業啟蒙嘗被旨考

正周禮纂書傳會選及諸功臣神道碑銘多命三吾

為之屢典文衡克讀巷官某省有進嘉禾者三吾時

經筵首進嘉禾賦其辭曰 皇上以一心之和形而

為庶徵之和年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遠邇騰

懽蓋聞水陸草木之英為瓜為蓮所苗必駢所毓必

雙矧是嘉禾為五穀之長文者異本而同秀質者同

本而異秀是謂仁卉其莖當耀芒而森森鋒起其穎

管結實而穎穎珠明莖之森也日出理空漏萬項黃

金之瑣碎穎之結也露下璇室連一色碧玉之晶熒

益天惟發祥故特以是兆來歲之豐稔地不愛寶故

以是開萬世之太平也茲祥也其在成周則異畝同

穎於地為陶唐其在炎漢則一莖九穗於地為洛陽

信地利之所鍾在天意而靡常往聖有德必於往聖

而感應今聖有德必於今聖而闡揚聖莫聖於 大

明朝之君靈莫靈於今 天子之都廬嶽效靈僊醫

進劑 聖躬奏效於萬安國祚永綿於周世嶽靈假

昔者而有言謂自今以往國家祥瑞種種相繼信斯

廷設
科取
十一
陽制

嘉禾
賦

言也宜郡國所奏之禎祥前後不一至而至 皇上
曰噫我茲開國不尚靈異惟民之安年之豐乃爲朝
廷之盛事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大盈箱協種殊莖
昔生周朝今來明庭獻之廟堂以昭祖靈則以是禾
昭格有廟者以生民命脉之所本有國王業之所自
也既告宗廟乃敕太官飯抄雲子供入御餐所以必
熟而薦者不敢虛其賜必昭受上帝也自今以始獲
之稔稔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此
又可見嘉禾之祥爲豐年之兆而詠歌於良耜之什
也抑茲祥也其在唐宋必付書史館必繪而爲圖今

御座
範於
揚洪

國家不圖之圖而圖以九州四海一桑麻雨露之區
不史之史而德澤在人心芳馨在史冊自有千萬以
曰碑之紀遂爲之詩曰天心降祥今萬宇薰和地靈
效珍兮所在嘉禾自今國其有年今維此之瑞不厭
其多斯豈不愈於漢廷赤鴈之賦芝草之歌洪武二
十年二月甲辰 上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
朝夕觀覽欲自爲註三吾時爲左春坊贊善 上召
謂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叙彝倫
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
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

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註朝夕省覽三吾對
曰 陛下留心是經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
太平者也書成及大誥三編成皆命二吾序其後三
吾序成稿上御筆親批曰道理精詳始終無疵其二
年十一月乙丑 上御謹身殿三吾時爲翰林學士
獨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
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
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
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
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

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上嘗命宋濂贊其

像曰白髮蒼顏雄才偉學景星慶雲冰壺玉壑其文
燦然有藻火之文章其德巍然峙峭崖之磊落高立
鰲山拜恩鴻寶步武九重飛騰八表瞻偉像之儼然
邈清風其浩渺此縉紳之耆英乃翰林之大老也其
見重於 上如此未幾乞骸骨去年已耄矣而世之
傳者多謂三吾不能保終吉云所著有坦坦齋集十
有一卷傳於世贊曰余聞之故老多言國初草昧時
官民冠冕衣裳之製皆出自三吾可謂有製作才矣
不獨擅華 國之文而已也論者又謂三吾文章不

如宋濂而渾厚過之先見不如劉基而質直過之勇退不如詹同而事功過之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入信哉

劉三吾傳

廖道南

劉三五名昆孫以字行長沙茶陵人兄耕孫壽孫皆事元以難三五少習舉子業元末避兵廣西授靖江教授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年通政衡山茹瑺薦其才可大受乃以爲左春坊左贊善三吾年已近老博覽善記應對詳敏屏承顧問悉多稱旨七月戊寅上問侍臣以屏民安否三吾

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

民咸安樂

上曰天下之民之衆豈能保甚皆安朕

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

忘之三吾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醫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

匠如公輪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

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上

常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

者萃爲一書曰存心錄命三五編集漢唐以來災異

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二十年二月

甲辰御注洪範書成 上謂三吾曰朕觀洪範一書
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
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
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
疏其旨朝夕省覽三吾曰 陛下畱心是書上明聖
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遂命三吾撰序二
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
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此實聖德之致也 上曰
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
苟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二十二

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因論治民之道三
吾曰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者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
之間君子懷德小人懷畏施之各有攸當焉爾十二
月癸亥 上謂三吾曰愚民犯法如嚼食飲酒嗜之
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
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
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上曰善爲國家
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二十四年七月命
攷定武臣封贈之制十一月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

惠廸古從逆凶乃曰凡人懼凶咎無不自已求之者
彼事勢窮促冀求苟免竟亦何益三吾曰如是者當
聽乎天 上曰心無所媿可聽於天若其自求於天
何願二十七年正月辛巳 上退朝謂三吾曰朕歷
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
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
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古先王之治必本於
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澤則衆心
離於下積怨聚於上欲國家不危難矣三吾曰 陛
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三月辛丑又謂三吾

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壅
瞽天下之事難達矣三吾曰人君惟博乎衆論任賢
使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於一己則絕賢
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爲所蔽也已 上曰人主以天

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之昔唐
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 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
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
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
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七月己酉 上因改定書傳
謂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

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
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
繒衣被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列於侍衛之
前燕享則坐於殿中仍以朝鮮所貢玳瑁筆賜三吾
及修寰宇通志禮制集要成俱倍加賞賚三十年命
三吾主考會試北士偶誦竟以是獲罪三吾爲人慷
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於大節則屹乎
其不可奪也 上嘗欲易太子三吾痛哭曰太子天
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事多忤旨降爲
博士久之乃復爲學士 史南曰可以托六尺之孤

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三吾者非其
人與方茹忠誠之薦也 聖祖虛席以待而密勿啟
沃格心居多至於易儲痛哭以爭可不謂節乎贊曰
星沙之南雲陽之墟嶽祗發祥是生鴻儒惟彼鴻儒
台輔之器學顏之學志尹之志晚登秘省嘉謨嘉猷
嗟予小子景慕前修

翰林院學士潘廷堅

子黼

傳

郡志

潘廷堅字叔聞當塗人先世多業儒有名江左然皆遁跡丘園不干祿仕至廷堅天資穎拔學問老成教授鄉邦徃徃爲富家延主西席元時用薦爲富陽縣學教授論歲乙未奉迎車駕駐蹕太平遂擢爲本府儒學教授明年取金陵改爲中書博士庚子除金華同知壬寅召入拜翰林學士階嘉議大夫以年老致仕廷堅爲人慎密謙恭未嘗有過爲一時所重詩文亦有可觀子黼

潘黼字章甫廷堅子幼穎悟絕人總角時廷堅與談

鄉邦縉紳文獻模楷典則輒能強識博記故於鄉曲前輩多所敬慕比長師事陶安而託交於李淮兄弟初授太平府學教授改金壇縣主簿未幾擢爲起居注丙午除中書左司都事丁未拜嘉議大夫江西湖東道按察使年尚未及四十會修大明令爲議律官洪武元年律成尋卒黼爲人肖父而文章清雅過之一時所作片碑傳贊皆散失不存子孫家多福鄉惟相承所執象笏至今尚存焉

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常齋王公景墓碑銘

陳璉

公諱景字景彰自號常齋姓王氏世爲括蒼松陽人唐觀察使朗之後代有聞人父諱必莊博極羣書通性理之學公自幼聰敏異常而有至性十歲通尚書十五舉業成時元鼎已沸乃闢常齋以屏世紛益求性命道德仁義之說期於實踐凡經史子集涉獵大遍發爲文章高深雄健得古作者意當國朝洪武三年郡邑交薦不就又明年由科目進其父語之曰吾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競汝當思先世以儒道顯希聖

賢之迹非止於事親當移忠於君也公拳拳服膺及至京除鳳陽懷遠教諭時方兵燹後學校甫興日與諸生披荆榛建學宮講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士子多有成就上於天官考爲九州二十五縣最命未下而父卒服除有旨徵天下博學之士浙江布政使安然以公應詔既至訪以治道日直翰林隨班朝見錫宴西序製藩王朝觀儀改賜日本書作樂章與京城鐘鼓樓記太祖皇帝皆親覽尋陞大名開州知川政寬平明恕民皆安之復修學宮建壇墀勸農桑均賦役得新藉戶三千口若干田賦稱是會以疾歸

鄉里明年徵赴闕御書姓名於策命覆檢山東諸司牋奏日給食大官亡何授山西右叅政與右布政使韓宜可俱乘傳至官夙夜祗若以承流宣化爲己任振紀綱恤民隱厚風俗清吏弊善彰惡瘴百司肅然上下屬目冀見真儒之用不意有以稅糧撓法者按之不伏辜上章誣以事與韓同謫居雲南臨安篔簹瓢屢空不以介意日以經史自娛雖故人餽遺非義者一不受自總兵西平侯及文武縉紳莫不禮重之仰思朝廷聲教軼於前代撰饒歌二十平雲南頌一鋪敷聖德以潤色鴻業爲碑銘記序雜文若干卷洪武

李年召回入翰林太宗卽位初授翰林侍講未幾陞
學士階奉政大夫承顧問寵眷日隆及修太祖高皇
帝實錄與永樂大典俱爲總裁書成賞賚優渥復督
清文武官貼黃舉有成績兩典文衡去取至公號爲
得人六年以疾卒於官葬江寧鳳棲鄉之原享年七
十有三靖難時言建文歿 上問景葬禮景頓首言
宜用天子禮 上從之

翰林學士奉政大夫沈公度墓誌銘

楊榮

公諱度字民則姓沈氏世居松江之華亭性敦敏言
動不苟刻志讀書喜親筆札及長學問該博於書法
尤精洪武中郡邑以文學薦而以家艱坐稍緩謫戍
南詔岷王聞其賢延待甚厚時學士董公倫亦謫居
南詔一見公甚相敬愛董公歸朝首薦公召還未及
登用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詔求文學翰林編修今
禮部尚書楊公弘濟首薦之擢翰林典籍與修 太
祖高皇帝實錄賜白金綵幣織金紗衣復承命書

李年召回入翰林太宗卽位初授翰林侍講未幾陞
學士階奉政大夫承顧問寵眷日隆及修太祖高皇
帝實錄與永樂大典俱爲總裁書成賞賚優渥復督
清文武官貼黃舉有成績兩典文衡去取至公號爲
得人六年以疾卒於官葬江寧鳳棲鄉之原享年七
十有三靖難時言建文歿 上問景葬禮景頓首言
宜用天子禮 上從之

翰林學士奉政大夫沈公度墓誌銘

楊榮

公諱度字民則姓沈氏世居松江之華亭性敦敏言
動不苟刻志讀書喜親筆札及長學問該博於書法
尤精洪武中郡邑以文學薦而以家艱坐稍緩謫戍
南詔岷王聞其賢延待甚厚時學士董公倫亦謫居
南詔一見公甚相敬愛董公歸朝首薦公召還未及
登用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詔求文學翰林編修今
禮部尚書楊公弘濟首薦之擢翰林典籍與修 太
祖高皇帝實錄賜白金綵幣織金紗衣復承命書

孝慈皇后傳及古今 女傳書法精妙式稱 上意自是詔誥制勅及御撰詩文碑刻皆屬於公未幾陞檢討陞修撰復陞侍講學士 上嘉其清勤賜二品袍服象笏命大官日給盛饌以寵異之官其子藻爲中書舍人公與其弟翰林侍讀粲扈從往來兩京蒙被恩贈賚不可勝計 仁宗皇帝登祚賜誥推恩贈其父如公職母贈宜人公請告焚黃詔賜鈔幣給驛傳仍命藻侍其行鄉里榮之 皇上嗣位陞今職年七十有三屢乞致事不允逾年特命食祿不煩以事卒年七十有八

翰林院學士蘭公從善傳

崔 銑

蘭從善字從善磁州人山東陵縣教諭遷揚州府學教授 宣皇爲皇太孫志慕堯舜 文皇擇天下名

儒輔之中選者毋得拘階序從善召授翰林編修與王直錢習禮十五人日侍講讀從善端行貌重所論上皆帝王道經先師孔子定者閱十年從善遷贊善

宣皇爲皇太子從善自侍讀遷洗馬 宣皇嗣位同事者皆遷顯要甚者卽拜尚書而從善獨與王直留滯不調遷者得志逞氣勢焰赫赫從善日坐東閣中緇書暇卽取秘書讀遇休沐與抑菴公載酒郊遊

孝慈皇后傳及古今 女傳書法精妙式稱 上意自是詔誥制勅及御撰詩文碑刻皆屬於公未幾陞檢討陞修撰復陞侍講學士 上嘉其清勤賜二品袍服象笏命大官日給盛饌以寵異之官其子藻爲中書舍人公與其弟翰林侍讀粲扈從往來兩京蒙被恩贈賚不可勝計 仁宗皇帝登祚賜誥推恩贈其父如公職母贈宜人公請告焚黃詔賜鈔幣給驛傳仍命藻侍其行鄉里榮之 皇上嗣位陞今職年七十有三屢乞致事不允逾年特命食祿不煩以事卒年七十有八

翰林院學士藺公從善傳

崔 銑

藺從善字從善磁州人山東陵縣教諭遷揚州府學教授 宣皇爲皇太孫志慕堯舜 文皇擇天下名

儒輔之中選者母得拘階序從善召授翰林編修與王直錢習禮十五人日侍講讀從善端行貌重所論上皆帝王道經先師孔子定者閱十年從善遷贊善

宣皇爲皇太子從善自侍讀遷洗馬 宣皇嗣位

同事者皆遷顯要甚者卽拜尚書而從善獨與王直留滯不調遷者得志逞氣勢焰赫赫從善日坐東閣中緇書暇卽取秘書讀遇休沐與抑菴公載酒郊遊

覽勝賦詩意泊如也又數年以久次遷學士上方
嚮學從善以舊臣見信用每進講多鄉音上曰久
宦不改其素從善其君子哉年七十援例求謝事
上慰留之又四年乃得請還郡而卒

黃學士諫傳

黃諫字廷臣臨洮蘭州人其先家本高郵元提舉士
源之後國初遷蘭縣後爲州人諫爲人博學多藝工
隸篆行草而尤長於八分書正統壬戌進士及第第
三人授編修館閣中稱其有應變才爲經筵講官

景帝改冊東宮諫以侍講擢春坊庶子天順初改尚
寶司卿仍兼侍講出使安南詰迂路定禮儀辦坐席
辭餽贖論請正朔凡爲書十一通悉按經史其王皆
不敢違風節凜然交人至今稱之還朝遷翰林院
學士嘗作金城黃河二賦及大明鏡歌鼓吹辭李



原件短缺

賢劉定之輩皆稱美之好評品泉水自郊畿論之玉
泉爲第一自京城論之文華殿東大庖厨井爲第
一作京師水記每進講退食內府必啜厨井水所
烹茶比衆過多或初寒暑雨罷講則連飲數盃曰嘗
與汝辭衆皆譁然一笑談者以爲嘉話忠國公石亨
事敗以鄉人出入其門被劾謫廣州通判至廣每遨
遊白雲蒲澗諸山水亦評廣州泉水以雞井爲第一
更名學士泉鐫題名勝多作八分書廣人多從之遊
以其別號蘭坡至比之東坡云後召還卒於梅嶺

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豐公熙墓碑

黃佐

先生諱熙字原學鄞人系出宋名臣清敏公稷之後
曾祖考寅漢武中授訓導陞九江德化教諭祖考慶
正統己未進士累官至布政使卜葬遇筮者得豐之
華喜曰卦符吾姓名子孫其逢吉乎所著有古易筮
法簡庵集考耘郡學教授世傳儒業以先生貴封
翰林編修加贈春坊右諭德母王氏繼母周氏皆宜
人先生生而穎異志趣卓絕讀書精舍嘗署其壁曰
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遜第一等事於人卽非夫也十

賢劉定之輩皆稱美之好評品泉水自郊畿論之玉
泉爲第一自京城論之文華殿東大庖厨井爲第
一作京師水記每進講退食內府必啜厨井水所
烹茶比衆過多或初寒暑雨罷講則連飲數盃曰嘗
與汝辭衆皆譁然一笑談者以爲嘉話忠國公石亨
事敗以鄉人出入其門被劾謫廣州通判至廣每遊
遊白雲蒲澗諸山水亦評廣州泉水以雞井爲第一
更名學士泉鑄題名勝多作八分書廣人多從之遊
以其別號蘭坡至比之東坡云後召還卒於梅嶺

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豐公熙墓碑

黃佐

先生諱熙字原學鄞人系出宋名臣清敏公稷之後
曾祖考寅洪武中授訓導陞九江德化教諭祖考慶
正統己未進士累官至布政使卜葬遇筮者得豐之
華喜曰卦符吾姓名子孫其逢吉乎所著有古易筮
法簡庵集考耘郡學教授世傳儒業以先生貴封
翰林編修加贈春坊右諭德母王氏繼母周氏皆宜
人先生生而穎異志趣卓絕讀書精舍嘗署其壁曰
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遜第一等事於人卽非夫也十

六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倚廬三年郡守姜昂
器之曰此吾郡顏子也弱冠師姚鏞授毛鄭詩舉弘

治乙卯鄉薦己未廷對 孝廟親閱卷大奇之置第

一已而易置第二特賜狀元袍帶嘉寵之注翰林院

編修陞侍講與侍 孝宗實錄轉春坊右諭德時逆

瑾用事朝士多媚之先生獨不附瑾銜刺骨出掌南

京院事考滿便道歸省父沒喪之一如喪母既免喪

疏乞終養繼母不報復原職時資望隆赫中外士莫

不傾心謂宜握持鈞軸以襄化理而忌者陰沮之久

之不調 今上御極陞學士 詔定大禮先生議不

合方進用事者撼以危禍冀得附已而先生卒守前

議不變遂得罪戍鎮海衛居十有二年杜門著書絕

口不言時事嘉靖丁酉某月日卒先是彗星見文昌

卒之日天鼓鳴浙省榜眼石坊忽崩壞先生性嚴重

不妄交一人其可者必肫肫見中底而不可者即通

顯人未嘗一跡其門故卒與世齟齬博極羣籍潛心

六經而尤邃於禮為文古雅典則不規規摹擬而出

入弛張一不盪於矩度至金石之作尤其所擅長者

也嘗同考禮闈主試順天武舉各一得人最多所著

有魯詩正說古易傳義禮教儀節白庵集一齋集配

第三
人特
賜狀
元袍

史氏封宜人子男二長坊鄉舉解元嘉靖癸未進士
南京吏部主事次塤

中順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掌院事贈
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劉公儼墓碑

李賢

公諱儼字宣化別號時雨上世自金陵徙江西泰和
復徙吉水以儒術起家爲望族考原性號退菴隱居
不仕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
侍講妣楊氏贈宜人公爲人端介自幼不凡勤學勵
行退菴知有遠大志遣從族之先達時年十六七爲
文必主理雖修舉子業不爲口耳之學務探底裡嘗
曰讀書豈但皮毛而已甫二十四遂領鄉薦春闈中

乙榜不就而還潛心林下二十六年正統壬戌乃得雋春闈廷對有鯁直忠讜之詞遂擢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階儒林郎學益進遂以古文名天下八年與修五倫書十一年爲經筵講官賜勅命景泰二年考滿階承直郎三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舊職階奉議大夫四年與修君鑑書有白金文綺之賚五年選進士十八人爲庶吉士與狀元孫賢等屬公教之六年賜誥命是年修寰宇通志爲副總裁續宋元通鑑綱目公復領之七年志書成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階中奉大夫錫賚益厚尋主考京闈有公卿之子欲僥倖功名者公持公道落之遂誣公重罪賴學士高穀救之獲免天順改元皇上復位獎用忠良以公署翰林院事將有寵任之漸而一疾不起訃聞上悼惜不已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

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囑公公不爲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取士上命高文義公穀覆試高公力言二臣之

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儼等無罪 上重違二人
意今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 上不喜曰
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
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爲之語曰榜有姓
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 裕陵復位
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 李氏續藏書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先生節神道

碑銘

周洪謨

先生諱節字與儉竹坡其號姓吳氏世爲安福人先
坐德宇寬平詞氣溫潤宣德乙酉領江西鄉薦第一
明年會試第二廷試第二甲入翰林爲庶吉士 賜
御製詩勉勵於中秘書無不讀而究極蘊奧乙卯擢
爲編修 正統戊午同修 宣廟實錄成增俸一級
賜金幣衣服 詔宴內苑西湖上三載績最得膺
勅命贈封如制暨修五倫書成 賜御製書及五經
四書九載績最陞侍講食從五品俸景泰庚午奉

命祀魯先王及泰山孔林是秋主考應天府鄉試尋
遷南監祭酒視廟廡堂門多腐敝久卽奏請修葺
詔靖遠伯王驥督理踰年落成三載獻最 賜誥命
其畧曰端慎周詳已著育材之效公勤穎敏尤成興
學之功父母及室加恩贈封九載秩滿陞從三品俸
仍掌國學者又三載以老請休致 英廟特畱之曰
國家師傅正湏老成卿宜懋稱母庸懇辭又踰年
英廟上賓今 上嗣位詔赴 闕改太常少卿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同修 英廟實錄以先生爲副總裁
丁亥實錄成賜金織衣銀幣陞太常卿仍兼侍讀學
士少選特 賜誥贈封其祖父母以下及王淑人等
蒙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服闋赴京謝 恩卽乞
致仕 制允命兵部給舟歸旣至家容與泉石者十
餘年卒時成化辛丑七月十八日也得壽八十有五
訃聞 朝廷賜祭葬如式

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林公文傳

林文字恒簡號澹軒上林人與環同出宣德五年

廷對第三授翰林編修正統初預修宣廟實錄成

轉修撰時年已五十官將九載僅循常調不爲優叙
不計也丁內外艱服闋復除舊職景泰三年陞春坊

諭德兼翰林侍講四年修歷代君鑒成七年修寰宇

志成陞庶子兼侍講天順元年英廟復位罷康定

時宮僚文改尚寶司卿兼職如舊時翰林應轉學士
者七人上疑其多兵部尚書陳汝言進曰唐有十

八學士是不爲多遂拜學士四年請老上謂內閣

李賢曰林文老成忠厚不可放去仍畱供職五年克
修大明一統志副總裁八年 憲廟卽位以舊講讀
官陞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再乞致仕歸文
雖年逾七十然神觀清爽應對精明安靜守禮接人
無大小皆以誠意詩文體格溫醇自成一家縉紳推
爲醇儒咸自謂不可及也兩考會試一讀廷試卷學
者稱爲上林先生卒年八十七贈禮部左侍郎遣官
諭祭營葬

出彭志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
事贈禮部左侍郎退菴王公獻墓誌銘

王 傑

公姓王氏諱獻字惟臣號退菴杭州仁和人也會祖
諱思誠元醫學提領祖諱性安冠帶醫士贈太常寺
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祖妣楊氏贈淑人考諱智初
封編修後累贈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妣顧
氏亦累贈淑人繼母俞氏封太淑人公天賦穎異羈
貫知讀書記誦日數百言不煩熟復卽終身不忘十
歲學通經肆筆作舉子程文十七領鄉書明年景泰

善出
外著
而復
入東

辛未登進士第與狀元柯潛等二十八人同進學東閣賜居第給大官酒饌及膏紙費命內閣大臣典領之蓋不別立師不出就外署一如永樂初科故事公感際遇益肆力於學工古文詞在同年中最號敏贍時公猶未娶吏部侍郎淳安項公見而奇之以女妻焉癸酉授編修修寰宇通志陞修撰天順初乞歸省賜路費寶鈔逾年還朝命入內館授中貴人書癸未春同考會試會貢院火秋復試復爲同考是科先後兩入簾不改命者惟公一人丙戌修撰秩且滿先公訃至卽日陞辭星夜行抵家治喪葬戚易兩至暇日

與鄉人接恂恂謹厚無一毫早達貴侈之態人以爲難尋用薦起復之公疏乞終制服闋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修撰庚寅命克經進日講官賜大紅織金襲衣束帶冠履辛卯再賜大紅羅衣一襲是秋主考順天鄉試壬辰克廷試讀卷官賜寶鏹千緡未幾陞翰林學士癸巳賜金帶本朝學士非典密務侍日講者皆不與是賜蓋異數也乙未復克廷試讀卷官賜寶鏹千緡丁酉朝廷用儒臣議追崇先聖禮樂遣公祭告闕里比還適所嘗與修宋元通鑑成陞詹事府少詹事仍兼學士戊戌皇太子出閣命侍講讀於文華

殿又命偕學士南昌謝公教庶吉士梁儲等於玉堂
外署滿三載乞恩移封父母詔許之今制凡朝臣五
品已封者卽四品不封先是旣贈諭德今加贈詹事
兼兩銜妣亦由宜人加恭人人罕與爲媿辛丑主
考會試壬寅修文華大訓成陞今官丁未再克廷試
讀卷官復再賜寶鈔蓋自擢第入翰林於今三十有
七年先後握院章者十有六年而年已五十餘後進
推公爲先達知已期公於大用公雖謙不自居而亦
頗自信其必至然訖不登樞筦履屢屢以少展其所
抱負君子惜之

年十六
掌院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价

夫郭先生維藩墓誌銘

吳國倫

先生姓郭名維藩字价夫大梁儀封人卜居杏岡之
東門人稱杏東先生父廷珪中憲公起家進士授南
京戶部郎調刑部郎坐執法忤權貴人謫膠州稍遷
至程蕃太守程蕃去中州萬里所治多蠻夷部落公
遂無行意與配太恭人賈偕隱里中課子終其身先
生自少丰神慧朗十餘歲卽強記善屬文弱冠從中
憲公南京時南陽王公爲他曹郎先生慕而師之自
是問學日益精贍而文思日益哀然絕羣比還中州

則中州諸經生未有不下先生者弘治戊午先生舉於鄉正德辛未舉進士推擇爲庶吉士入史館讀中秘書雅有公輔之度甲戌授翰林檢討丁丑春命同會試所取多海內名人是年四月考績上嘉之誥封其父母已卽請告銜命馳里中奉 上所賜金緋爲中憲公太恭人壽里中父老皆喜而相告曰往公棄二千石如敝屣今厚發其嗣而席有餘榮若此哲士哉辛巳擢南京國子司業先生謂大學賢士所關乃毅然修復師氏之教日端坐帷中與六館諸博士弟子講授經業蓋居國子三年士習一正嘉靖乙酉擢侍講學士視南院事先是院廨蕪圯官屬多不備卽視院者又多傳舍居之已遂鞠爲場礫先生曰茲豈非昔人所比於登瀛地乎柰何坐令其蕪圯而不支一木也乃括院中所儲公貲得數百金又稍稍捐月俸佐之未數月葺治一新觀者竊歎曰郭先生來吾曹復覩翰林矣丁亥奔中憲公喪歸己丑又喪太恭人相繼哀瘁幾不勝禮辛卯起復故官尋改侍讀學士典 內制壬辰春 命主會試先生以史臣嫻於辭令又數爲 朝廷得士稱任使以故受知今皇帝有 詔進講經筵又輒從講中開陳化理啟

沃 上心嘗講尚書天惟純佑命章末獻言曰願去
操急之習而務惇大之風 上諭輔臣曰維藩言有
指其使究言之於是先生草疏無慮數千言防民邪
正七風辨賢才闢僞學罷選貢復吉士崇師儒廣言
路則其大槩也疏入 上多采納行之後又講尚書
古之人猶胥訓告章末又獻言曰古人非止殷三宗
周三王乃爾聖如帝舜其臣猶以逸樂戒之而舜不
以爲忤此正胥訓告保惠教誨意惟 陛下裁擇未
幾坐夫頌白兔瑞免官歸里中乙未 上思舊臣
召還先生官如故先生又進講大學衍義 上甚嘉

悅賜金幣寶纒丁酉四月擢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
視院事是時朝士大夫見 上簡遇正人謂先生且
入相乃一夕疾忽作不起訃聞 上悼之賜諭祭敕
有司營葬事先生其可謂以榮名終乎



